

论福克纳的生命意志

黎明

(渝西学院 外语系 重庆, 永川 402168)

摘要:福克纳的一生是创作的一生,也是坚忍不拔的一生,其创作的动力来源于他坚强的生命意志。坚强的生命意志不断地推动他战胜痛苦与恐惧,从而获得创作的快感。福克纳的坚强的生命意志体现于恐惧与希望、生与死、忍耐与牺牲精神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证明坚强的生命意志是福克纳一生创作的动力。

关键词:福克纳;生命意志;创作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3-0085-05

如果说福克纳小说中对意志作为自在之物并且仅仅作为自在之物的表现还嫌笼统和模糊的话,那么,他这样的意志被作为“生命意志”(the will of life,而叔本华则表示为 der Wille Zum Leben)即作为意志的客体化特别是处于人的世界时,福克纳擅于文学描写的优势则使“生命意志”在其小说文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尽管对人生无常和苦难的咏叹我们可以追溯到自荷马、西摩尼得斯、索福克勒斯,到柏拉图、叔本华等西方文化史包括哲学史时强时弱的精神旋律,然而也只是到了福克纳这里,人类的普遍恐惧、人生的痛苦、人类内心的冲突,才得到了最清晰因而也最令人惊骇、最理性因而也最叫人充满希望的图画和评析。支撑福克纳创作的“生命意志”感染和征服了许许多多的作家、评论家、诗人和艺术家,驱人奋进和蓬勃发展。

1. 在恐惧与希望中抗争

1950年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上,发表了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他说:“我感到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劳

动——一辈子处在人类精神的痛苦和烦恼中的劳动。这劳动并非为了荣誉,更非为了金钱,而是想从人类精神原料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某种东西。”[1](326页)那么,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的这种“劳动”并促使他“想从人类精神原料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某种东西”呢?是朱振武说的“自卑情结”[2]吗?笔者认为:非也。其实,福克纳在演讲中谈到:

我相信人类不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个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1](327页)

这里,福克纳已经暗示了他创作的动力乃是其

收稿日期:2004-10-28

基金项目:2004年度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odjwsk105.

作者简介:黎明(1964—),男,重庆永川人,重庆文理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和英语教学。

坚强的“生命意志”。正如叔本华所说:意志将自身客体化为生命意志,这意味着将其最根本的品性即盲目的“不断的争取”赋予他的每一显现,也就是每一生命体,而且,它也有责任满足这种显现或生命体的要求和欲望。它是生命的存在,欲望的载体。福克纳的生命意志不停地推动他战胜痛苦与恐惧,从而获得创作的快感。作为一个勤奋的作家,在他的朋友们相继去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他一边安排自己的后事,一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继续刻苦创作。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与许多文学家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世界和人类认识的加深,他对作家的使命和人类的未来愈加具有信心。就在海明威自杀前不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又开始写一部温馨而充满希望的小说。

生命过程总是在个体身上重演整个物种的自然进化史。福克纳从约克纳帕塌法世纪小说创作开始,就以他独特的方式,经历了美国文人心灵史的几乎全部过程,他所创作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纪小说就是他对这一亲身经历的记录和关照,他必须为自己无法实现的生命价值和人格独立,寻找一种可以解释、可以接受,因而可以生存下去的理由。因此,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颁奖的演讲中已经表明他对人类希望的追踪和寻问已经越过了希望和绝望。他告诫作家:“最卑劣的情操莫过于恐惧。他还要告诉自己,永远忘掉恐惧。占据他创作空间的只是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少了这些永恒的真实感,任何故事必然是昙花一现,难以久存。”[3](255页)

其实,福克纳已经看到了人类精神上的恐惧和内心冲突,并认为唯有此种内心冲突才能孕育出佳作来,因为只有这种冲突才值得写,才值得为之痛苦和烦恼[3](255页)。在看到“人类的普遍恐惧”和“内心冲突”时,他的心灵亦充满了恐惧,但他靠着顽强的生命意志战胜恐惧。因为福克纳认为“坚持到底的人就会得救”。由于“宇宙的主宰”,福克纳永远不会失去他的精神的存在。事实上,福克纳描写的正面英雄既不是斯蒂文斯,也不是拉特里夫,而是“人类的不可遏止的战胜困难,或者正如他所表明的那样,成为自己灵魂的船长”的能力[3](150页)。在这一点上,海明威与其迥然不同。海明威是坚忍不拔的等待者和防御者,而福克纳则是“自信其优越性的猛烈的进攻者”[3](151页)。福克纳作品中的“任

何人都确信,至少他与世界的力量是相等的,并且以一种这些力量所不能达到和不能理解的鲁莽举动来击破这些力量;他经常是胜利者”[3](151页)。他与海明威的对话更显他坚强的生命意志所在。海明威曾引用多恩的话说:“当丧钟敲响时,这丧钟也是为你敲的。”[3](151页)福克纳却轻蔑地回答道:“即使在那时,也还有一个声音,即他的不绝如缕的声音,仍然在絮絮细语。”[3](151页)这种回答充满了一种勇敢、厚重的力量。难怪欧洲《精神》杂志称颂他的最大成就在于“使神话复活,使悲剧获得新生”[3](249页)。

在福克纳看来,美国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世界,至少是一个没有明确的基督教义的世界,因此易于堕入异教徒的过分行为,从而陷入自我毁灭的悔恨之中。这种观点源于一种慈祥而有耐心的宽厚博学的信仰。这正是福克纳强烈的生命意志所追求的一种意境:努力从某种死亡境地回归到某种生命状态,从精神受囚禁重新回到精神自由,从隐退和瘫痪的各种黑暗洞穴返回生命活力之源泉。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福克纳坚强的生命意志不惧怕恐惧,它高于希望。正是依靠它,福克纳才完成了自我超越。坚强的生命意志体现了福克纳创造生命的全部内容,他确实已经感悟到生命存在的更深意义,它既是宇宙创生意志,又是生命的意向性,这把他从恐惧的心理状态中拔出,使他在其毕生思想中,形成一个最有心灵深度的哲学命题:人类恐惧和精神痛苦的抗争。

2. 在生与死中搏斗

福克纳不畏强势,不惧任何威胁,坚定地站在反对奴隶制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上。福克纳一贯公开批判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对一贯公开发达黑人的同情[4]。他的演讲和公开发表的观点遭到南方报纸和本地人的漫骂,他时常在半夜接到恐吓电话,他更没得到周围的人的理解,反而受到来自学界和评论界的嘲笑和攻击,甚至他曾就读过的密西西比大学连他捐赠的自己的作品也不愿接受。即使在家中福克纳也十分孤立,他的弟弟约翰曾说,福克纳的家人中没有人“同意比尔的观点”[5](268页)。福克纳并没有动摇,他将生死置于度外,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继续表示对黑人的同情和对奴隶制、种族主义的愤慨。这在当时种族主义者横行的南方,需要何等的勇气、胆识和毅力。福克纳的批判总是深刻而尖锐,而且切中要害。福克纳同周围环境的对立矛盾,

使他十分痛苦和无奈,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创作,相反“这些外在和内在的矛盾,感情上和思想上的冲突,不断促使他对人、对社会,特别是对自己进行探索”[4],坚定了他强烈的生命意志,使他对社会(南方)的观察更为全面,思考更为冷静,描写更为客观,从而创造出大量的作品,并在作品中融入了他的痛苦与不安,向往与幻灭,怀念与愤怒,特别是生与死的壮烈。福克纳依靠那有限而毫无英雄气概的生命意志,与自身内外的压力、痛苦进行搏斗,成为美国南方的反叛者,也是命运的逃亡者和死亡的进击者,他始终听到前面那不绝如缕的生命意志之声的召唤,这召唤使他获得了力量和勇气,使他拒绝了一切劝阻、怜悯、布施和诱惑,朝着生命意志的方向永远走下去。《我弥留之际》描写了本德仑一家在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和奋斗中,实现亲人的嘱托,同时也接受精神上的和肉体的磨练。这种磨练同时是作家生命意志经受磨练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说,福克纳不是从生活的正面,即人们所期盼的光明和希望中对生命意志进行肯定和超越。这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积极探索。

在福克纳创作的主要年代,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人类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南方精神价值领域遭遇的重创则更为深重。在此种历史大背景下,住在小镇上的福克纳以世界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南方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奴隶制等社会问题,并质疑南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构成、宗教文化信仰以及伦理道德取向,因而形成福克纳思想和创作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以宿命的观念描绘了南方的颓势和个人应对历史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放弃对他心目中的人类的良知和品质的信念,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地描绘了作家本人推崇的也是古老南方沿袭的某些人类品质,这就是‘作为历史生物忍受命运的能力以及因这种忍耐力而产生的自豪’。”[6]由此,福克纳把人生中生与死的苦斗通过作品表现出来。人生由生与死组成,它们是人类精神状态中的两项。福克纳认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的人,在生与死的考验中是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他们不论遇到‘死亡’、‘洪水’、‘火灾’还是其它什么艰难险阻都会生存下去,并达到自己的目的”[7](293页)。在《我的弥留之际》这部被死亡鬼魂般缠绕住的小说中,作为标示生存状态的生与死构成小说情节。本来人类的生存状

态理应是生优越于死,死亡是为了新生,但福克纳却让死魂灵死死缠住本德仑一家,并且在送葬途中设立了那些不可逾越的困难,在路上折腾了六天之久。这一家人沿途奋斗的场面暗示出在历经艰难险阻、超越重重困难背后的强劲的不屈不挠、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精神正是福克纳所赞美的,也正是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坚强的生命意志。福克纳总是把笔触深深地透入其作品中人物心灵的堂奥,从人物内心深处发出的思想、感情、意志、欲望等心理变化形成的内在冲突出发,以此让读者透视作者本人的灵魂。

3. 在忍耐与牺牲精神中升华

福克纳坚强的生命意志还表现在他的忍耐与牺牲精神。其忍耐达到超越生命意志的境界,最主要的“是人的努力,是努力上升到人生的机械过程之上的能力,是忍受的骄傲,因为在忍受中包含着战胜自我”[3](56页)。真正的绵延是我们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生命,因而真正的实在也即是生命,生命是一种本质的冲动力。如果象人们常说的,福克纳的作品是“往后看”的,那么其原因是:永久的伦理中心应在对人的努力和人的忍耐精神的赞美中去寻求;人的努力和人的忍耐精神不是时间上的。福克纳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一直在思考和关注人类的忍受能力:他们能面对何等何样的考验?他们能完成什么样的业绩?有记者曾经问福克纳,说考利说过,他笔下的人物“都有一种对命运逆来顺受的味道,对此,福克纳认为,这是考利的意见。他认为他笔下的人物“有的是这样,有的却也不然,别人笔下的人物又何尝不是如此”[3](272页)。确实,《我弥留之际》中的卡什木就他的能忍受痛苦和乐于牺牲精神来说,就是福克纳所赞美的忍受精神的集中体现。《八月之光》里的格鲁夫也是和自己命运极力搏斗的。福克纳本人在创作中面对众多的批评家,也是那样的冷静、清醒,丝毫没有害怕和退缩之感。

福克纳始终拒绝环境的力量。对于他来说,人类发奋改造环境以适应人类自身,总是要比环境本身更切合实际。因此,他的创作拒绝受环境的影响,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创作思路和技巧。他曾经说:“艺术家可没有时间听评论家的意见。……艺术家可要高出评论家一筹,因为艺术家写出来的作品可以感动评论家,而评论家写出来的文章感动得了别人,可就是感动不了艺术家。”[3](270页)

福克纳以其直率和忍耐的人格从不回避对他的观点的严厉批驳;相反,他却以挑战的态度来迎接他们。任何恶毒的语言都不能使他灰心丧气,虽然这种恶毒语言使得批判他的评论家们也为之心惊肉跳。然而,“正是不愿承认似乎已经给他证实了的事实并且正在极力摆脱绝境的人的那种不屈不挠和不可调和的精神,对福克纳才是最可靠的证据和他自己的不动声色的决心的源泉”[3](132页)。就是在创作《押沙龙,押沙龙!》这部巨著的最后几章时,福克纳经历过一场巨大的悲痛:他的弟弟迪安在驾驶福克纳送给他的“瓦科”飞机失事身亡。福克纳认为弟弟之死是他造成的,但他最终没有倒下去,而是很快振作起来,只有创作才能给他带来安慰。坚强的生命意志使他创作了被美国评论家、文学家都认为是福克纳作品中最主要、也是最复杂深奥、最具有史诗色彩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

福克纳是一个粗鲁的天才,但他从不退却也不屈服,尽管他多次陷入他的技术罗网之中并不得不冲破它才能向前迈进。在坚忍不拔精神和决定能力支配下,福克纳采纳了乔伊斯“意识流”创作手法,并勇敢地奔向深不可测的地方。《喧哗与骚动》就是真正的斗争激烈的场所。在创作此书时,福克纳遇到了始料不及的障碍,他开始以冷静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了它们。这种精神首次出现,后来成为他整个一生的特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喧哗与骚动》这本书先后写了五遍,他总是想把这个故事说个清楚,把他心底里的构思摆脱掉,要不摆脱的话,他的苦恼就不会有个完[3](138页)。

福克纳就这样创作了这部小说,他的创作过程亦对其忍耐与不屈不挠精神进行了充分而合理的说明,福克纳以坚强的决心创作的《喧哗与骚动》这本书的整个结构回答了“怀疑和探求在艺术思想的结构中”的问题。福克纳所塑造的任何人,从来都不承认宿命论,也不顺从于冒犯他们的事物,无论它具有多大的力量。命运的锁链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只有他才能使它运动起来,因此人们应该是独立自立的,并且要保持自己的英勇——这就是福克纳所说的“人类的一种确定不移的信仰,相信人类有经受和战胜客观环境和自身命运的能力”[3](148页)。福克纳自己在写作中亦是如此,福克纳认为认认真真的作品从来就是不容易写的。他的写作曾经是在一天干了十二小时的力气活儿,下班以后才能写。

“生命的意义在于一种人生的环境,而进入‘环境’,也就进入了一种人生的自由王国。这也许会是艰难的,但‘一样东西学好了,做好了’,也就入了‘环境’。”[8](37页)只有走过人生广阔领土的人,才有资格谈人生的真谛,只有亲历过人生苦难的人,才能跳出苦难看人生。福克纳在《圣殿》出版前,一直是一个收入不丰的作家,他靠写作来维持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他必须经常去好莱坞,为电影公司写电影脚本,或修改电影脚本”[9](388页)。他与华纳电影公司签订的合同条件很苛刻,对他很是不利,因此而使他的心情很不舒畅。对此,他心中憋气,曾给他的代理人奥伯写信:“在法国,我是一场文学之父。在欧洲,我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美国作家,也是所有作家中最出色的一个。在美国,我靠在一次侦探小说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才勉强得到了一个蹩脚文人写电影脚本的工资。”[10](14页)尽管在此种艰难情况下,福克纳并没有因此自卑而放弃创作,他在《坟墓的闯入者》中描写桑博“有耐心,即使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仍有耐心,他目光远大,即使在看不见前途时仍然有远大的目光,不仅仅有经受磨难的意志而且有吃苦耐劳的愿望”[11](150页)。那“人之不朽的全部历史正在于他所忍受的痛苦”更是证明了福克纳顽强的生命意志。我们从福克纳三次从马背上掉下来,亦可看见他的顽强精神。正是他坚强的耐韧精神,使他在创作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从而取得举世瞩目的创作成果,正如考利高度赞扬的,福克纳是“一个用散文写史诗、写谣曲的作家,……是一整套神话的创造者,把这些神话编进了一部南方的传奇”[3](22页)。考利还赞扬福克纳:“完成了我们时代还没有完成的先例的精神劳动。这是一个双重意义的劳动:第一,他创造了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县,它像神话中的王国,然而包括所有细节在内都是样样齐全的,栩栩如生的;第二,使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成为最边远的南方的寓言和传奇,活在人们的心中。”[3](47页)考利对福克纳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

人类就像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的最后一句所说“他们在苦熬”[12](358页)。在福克纳看来,人类存在虽然亦有千百年的历史,但是时时刻刻还在为自身的生存殚精竭虑,流血牺牲,说他们“在苦熬”一点也不过份。作为社会历史的忠实的记录者,福克纳记录和描写一个人、一件事,常常平行地赋予它

一种人类普遍命运的色彩。他赞扬迪尔西、格鲁夫、卡什、法泽思等这些下层人民是勇敢、谦逊、坚忍、自信的化身，一再地说“他们顽强地生活着”[1](326页)，并坚信：“人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1](326页)这正是福克纳自己坚强的生

命意志的集中表现。福克纳表明了他的历史观和生命观，那就是历史是无法忘却的，人们只能在它的重压下坚韧地跋涉，生活着，就是忍耐着。这是福克纳一生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 [1] 陶洁. 二十一世纪英文观止[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 [2] 朱振武. 自卑情结:福克纳小说创作的重要动因[J]. 外国文学评论, 2002,(3).
- [3] 李文俊. 福克纳评论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4] 肖明翰. 福克纳与美国南方[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3).
- [5] 约翰·福克纳. 我哥哥比尔[M]. 佐治亚:特利丹出版社, 1963.
- [6] 冯季庆. 二元对立形式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J]. 外国文学评论, 2002,(3).
- [7] 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 [8] 王蒙. 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 [9] 李文俊. 威廉·福克纳外国文学研究集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10] Patrick Samway. *Faulkner's Intruder in the Dust: A Critical Study of the Typescripts*. New York: The Whitestone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 [11] 福克纳. 坟墓的闯入者[M]. 陶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 [12] 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M]. 李文俊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On William Faulkner's Life Will

LI Mi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Chongq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Yongchuan, Chongqing 402168, China)

Abstract: Faulkner's life is a life of creation, as well as indomitable life. His motive power of creation comes from his staunch will of life, which pushes him forward to overcome his mental agony and fear and to acquire the sensation of creation. His staunch will of life is embodied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fear and hope, life and death, and spirit of patience and sacrifice, which proves to be the motive power of creation in William Faulkner's whole life.

Key words: William Faulkner; will of life; creation

[责任编辑:张思武]